析聲

阮玲玉與劉荷影 （可公）

阮玲玉之自殺，劉荷影之墮落，同以孤苦弱女子，遭遇不幸，以致陷於悲慘之境，不復能自振拔，是乃一般人所爲惋惜惋惜不置者焉。

雖然，阮與劉所以釀此不幸結果者，皆以意志薄弱，有限惡社會之虛僞情感與物質享受所引誘，致不有其身，而走入歧途。向使各於惡劣環境中，立定脚跟，艱苦奮鬥，保持其小家碧玉之身分，縱不能博得電影明星與女作家之榮譽，要不至遭此不幸之結果，死者死而毀者毀也。

吾人非爲阮與劉故爲嚴苛論，誠以此不幸之結果，雖足悲憫，顧其自始至終，縱恩薄弱，殊不足爲法。向使社會孤苦女子，皆以阮與劉之身敗名裂，尙得多數同情，相率尤而效之，其影響於世道人心，詎淺鮮哉？

重修湖北通志條議 （四三） （羅田王葆心擬稿）

吾國向來之於男女，實有等視與不等視兩義，自有恭然相與齊同之體據，並以男與女作區別之規定者，經家之通義也，以男與女齊同者，史家之微義也，執經家之義以作史傳，范蔚宗後漢書列女傳是也，宗此者，即英烈如譙國洗夫人，亦祇歸之隋書列女傳，軼史家之義以作史傳，則有馬遷，以聶政姊與諸刺客同傳，又以巴婦清與諸貨殖家同傳，虞姬即附列項羽本紀，王陵母即附在漢書王陵傳，此班書之效馬遷者，此類甚多，梁書王僧辯列傳，即附其母貞敬太夫人，魏氏所述尤詳，金史衛紹王本紀，載傳宮左夫人鄭氏駡胡沙虎事，且自詳所本，得自掌奏目女官與大名居士王氏所紀，至明史，則直以忠貞侯秦良玉，與同時諸名將，相次列入專傳，羅鄂州劉新安志義民傳中，以章氏二孝女及葉氏孝女，與諸孝義丈夫相次列傳，其仙釋傳中，以鄭姑與邱進士滸相次列傳，誠以女子果有丈夫烈士行，則丈夫烈士之，其他不能者，則女子自然各有不朽之名業，不強其人人同於丈夫也，且最古之華陽國志，即士女同列一志者，吾鄉近世宜昌府志曾仿之，豈獨今日有此新說，此豈不與斤斤執一齊同之說，強杞柳爲栝棬者，不更爲卓越乎，今日果欲調和兩者，亦未嘗無道以處之，自可遠仿史氏例，凡與丈夫同其才傑之女子，則逕位置丈夫班行中，其不能者，則以列女傳位置之，合經史兩義而並存之，或亦解紛之一說也，

章氏湖北通志檢存稿，其壽耇十九無存，學校文徵，更不留一字，惟列傳似尙有十之三四，其篇幅較完者，擬全篇收入，惟平流寇錄傳今已不存，即存亦不盡可用，何也，

題冀王亭 （胡漢民近作）

我志未酬人亦苦。英雄終不怨天亡。舊域何必檢祭訴。魂飛千秋亂故鄉。

斬棘披荊事萬千。曾操名字此中戰。太平有道無人說。鬱鬱佳城過百年。

曾記曾玄三十六。水源木本有如斯。奈何攜搬金陵者。落落孫其快一時。懸目閶門快招吳。怒濤終古有臣皆。河山還我公無假。休斷爲當百姓居。〜按此詩胡氏親書勒石於遺開故鄉之冀王亭。）

八仙考 （二） （春羽）

呂洞賓 唐末人，名嵒，或作巖，咸通中進士，兩任游陽令，爲人滑稽多辯，喜戴華陽巾，衣黃白襴衫，繫大皂縧，貌如漢張良，能文字，有巧思，値黃巢之亂，乃移家終南，鬩得道仙去，莫測所往，「唐詩鼓吹」中有洞賓詩一首，署名回道人，詩殊淸麗可讀。伴花生館筆記則云：「呂嵒，字洞賓，唐京兆人，別號純陽子，後世稱爲呂祖，亦稱回道人，又稱之爲「關西逸人」。宋史。拜杜崖筆記則云：「呂洞賓字希雲，唐之九江人，有劍術，終南距陳摶齋七百，頃刻而往，已百五十歲，貌似童顏，步履輕疾，雖少壯不能超其前也」。又云：「岩祖渭，禮部侍郎，岩父讓，終海州刺史，岩始名紹先，年二十猶未娶，舉進士，滑碭尾者二十三年，乃隱舉縱遊天下」。宋脊言及萬與爲縣令也。王處默記：「李敦者，郡官郎中某之子，自少學左道，變形匿影飛空，妖術旣成而精，國黨皆信服焉。其母夏日晝寢於室，堂階前井中忽雷電大震，有黃龍自井飛出，母怖，投床下，竟死。晝寢之，龍即敦所變也，杖之進變，遂出，敦父與縣少界遊不檢。一日，呂書妓館云：「李敦，洞賓，同遊於此」。遣人四出捕之，敦自縊死。久之，五則叛於貝州聲言洞賓爲主，敦嗣也。朝廷聞之大駭，捕擧及敦妻兒兄弟下獄，詔天下捕敦及呂洞賓。會貝州平，知李敦早死，因詔獨捕呂洞賓，甚久，不得，亦即爲李敦所託，並無洞賓其人」。是說則呂洞賓亦無其人也，是又異於前說矣。平西白雲觀，於正月十九日，例有會仙之舉，先一夕，都人士女，預宿觀中，候夜半，即各任意遊行，以期遇仙，有玉三者，賈豆腐爲業，一年値會仙之期，担擔以往，行經西便門，遇一丐者，敝衣敗履，囚首垢面，汎然氣味，贈人欲嘔，謂王曰：「爲我斟一碗，熱豆腐來，須熱且嫩」。王素亢爽，憐其貧寒卽與之盛一碗熟且嫩者，以急欲歪觀中西賞，乃忘設鹽，丐者怒，趨鍋揭蓋而唾焉。王亦怒，揖丐者而致責問，適人來解勸，王釋手而丐者遽去，再視釜中，非豆腐亦無，內僅黃金瑪瑙，珠書其上曰：「贈好人王三」。下署一「洞」字，於是觀中譁動，宣傳呂祖顯聖，而觀中之呂祖殿香火遂盛焉。

清代儒林小傳 （五五）

郭嵩燾

郭嵩燾。字筠仙。湖南湘陰人。道光丁未進士。積官至廣東巡撫。尋罷歸。再起爲兵部侍郎。讀書能精思。研貫經史。尤邃于禮。性質直。議論必根於心。無所選飾。雖致尤咎不悔。嘗讀王夫之書。學行皆以爲歸。署禮部侍郎。奏請以夫之從祀聖廟。會出使英國。議格不行。嵩燾學務有用。不削文飾。而鬯發詞辯。論者乃更推之。所著有禮記鄭注質疑。綏邊紀客。養知齋詩文集。

覺園筆談 （十三） （大洪山人許學源著）

陸放翁道室夜意詩云：寒泉漱齒罷，午夜誦仙經，茶鼎聲號蚓，香盤火度螢，齋心守玄牝，閉目得黃庭，寄語山中友，同人餌茯苓，（注黃庭經云何不食氣太和精故能不死入黃寧，黃寧即黃庭也）

又放翁病中作詩云：撥棄顧大江，氣候頗不令，孟冬風薄人，十室八九病，外寒客肺胃，下濕攻腳脛，俗巫醫不藝，嗚呼安託命，我治屏藥囊，治疾以常靜，幻妄消六塵，虛白全一性，三日體遂輕，成此不戰勝，長年更事多，苦語君試聽，此亦淸靜卻病法也

又放翁中夜睡醒，兩目每有光如初日，歷歷照物，晁文公云自肅養生之驗，予則偶然耳，感而有作，詩云，人情所願欲，莫若貴與富，是皆有命焉，非力可成就，予昔未有聞，無與發其覆，遠遊强干祿，時命適大謬，方行蛇番道，來至樊巳蹶，適燕乃南轅，之楚輒北首，風波起平地，兩耳厭嘲詬，隴蜀萬里餘，數遇道旁瘯，

石遺室詩話 （六） （陳衍）

而紀室目不能詩。自玉臺新詠。文選英華。以逮漢魏白三家。未能存其片楮。傳其隻字。乃復道說短長。是猶終身寄瘁。而眡辨錦繡之精評珍羞之旨否。畢生瞽聵。而謾良也。夫誰信之。

余舊作詩話。前後數十卷。於古今人詩。皆就可而商少皆否。或恐責古人詩者。以爲皆可學也。則治吳亦復不少。先室人有蕭閒堂札記。中有指摘古作者疵類。無可解免者。爾錄數條。以資商榷。

清季史料 （二〇）

聯軍交還天津 （續）

仰賴朝廷德化，威信遠[illegible]，是以各國敦尙信義，如期歸還，臣蒞津之日，紳商士庶，夾道歡迎，咸以重見漢官威儀爲幸，而市廛闐闠，多有升掛國旗，懸結燈彩，以志慶賀者，中外輯和，商民欣悅，實足仰紓宸廑，惟天津爲南北通衢，五方雜處，宿奸藏蠹，良莠不齊，現雖收回地方，而應辦善後各事，棼如治絲，稍一不愼，弊竇立見，且不免貽人口實，措理良非易易，臣惟有督飭所屬文武各員，商度機宜，妥籌辦理，並擬於此衰亂之後，將從前各項積習，痛予剔除，務期弊去利興，庶以仰副聖朝整頓地方至意，所有收回天津接收地方情形，理合恭摺具陳，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，謹奏，七月十九日，奉硃批知道了，欽此，

鴉片戰役始末 （一七）

如遵檢辦理。可一面羈縻。一面奏請調兵。原未令其撤防專款也。及英人攻陷砲台。大肆猖獗。上震怒。於是有寸土不許一寸不給之諭。并調四川貴州湖南江西兵赴粵。命林則徐鄧廷楨隨同辦理夷務。然琦善不與林則徐商議一事。且與英人和議已絕。尚不許關天培增兵爲備。而英人則號召日多。器械火藥日備。兇焰自倍於前矣。

二十一年正月初七日下詔暴英人罪惡。特命宗室奕山爲靖逆將軍。湖南提督楊芳。尚書隆文。爲參贊大臣。聲罪致討。命刑部尚書祁墳赴山西。總理兵餉。楊芳於去冬入覲出都。行至安徽。奉命先往。以二月十三日抵粵東。而英人已於二月五日。乘風潮先以兵船發攻橫檔砲台。再破虎門砲台。提督關天培死之。虎門各隘。所列大砲。三百餘門。至是皆爲英有。湖南兵千餘亦到。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一日

漢口中西報副刊